



飛上天，看童話與科幻的相遇

兒童文學作家 ◎ 林世仁



飛上天
嚴友梅著;林妙貞圖
民生報社 / 9407 / 350元
ISBN 986750755X / 平裝

兩年多前，聽說民生報童書出版部總編輯桂文亞正在編輯嚴友梅的童話《飛上天》的出版計畫，心中便充滿了渴盼，期待它的出版。嚴友梅，一位臺灣兒童文學史上絕不會錯過的名字！她不僅籌組過「文星書店」兒童讀物出版部門、擔任《少年文摘》雜誌的顧問兼主編，還是「大作出版社」的創辦人，並曾任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兒童福利系。

從1952年投入兒童文學以來，嚴友梅創作了無數的童話、兒童故事、兒童散文、童詩、兒歌，也翻譯了不少國外作品，引領過無數的兒童走進美麗的兒文世界。對我們這些五年級的中青輩童話作者來說，有誰不是讀著她的故事長大的呢？《小番鴨佳佳》和「中華兒童故事叢書」裡那些珠璣般的童話故事，全是我们童年最美好的回憶。

還記得小時候，有一次讀完她的故事，忍不住翻回封面，久久看著書上的名字——「嚴友梅」，覺得這名字真美，真有詩意！彷彿本身就是一則美麗的童話。讀她的故事，就像聽著大姐姐、小媽媽在眼前娓娓述說著。由於述說者的聲音是那麼的溫柔、平和，故事也就跟著顯得有情有味了。童年的記憶遠了，想不到在廿一世紀初，這位當年的兒文大家又有作品要推出了，這怎不令人期待、興奮——而且好奇呢？一位臺灣早期兒童文學界的重量級推手，在廿一世紀會讓我們看見怎樣的童話呢？

剛拿到書，還沒翻讀，就覺眼睛一亮！因為民生報在開本、版式上，又做了新的嘗試。這本書的新裝，比原有的「童話森林」系列，更親和、更雅緻，呈現了一種新的面貌。不過，有點小小可惜的是，《飛上天》並不是嚴友梅的最新創作。據民生報社的執行編輯陳玉金表示：曾經出版童話26冊，早期被人稱為「童話大王」的嚴友梅，現在是快樂的老奶奶，和女兒同住在美國維吉尼亞州，仍然勤於讀書和寫作。我們現在能看到的作品，大部分是她過去的創作，包括這一本「第一次」出版的《飛上天》。玉金說：「她有許多作品都是曾在報章雜誌發表，

但不會出版過的。《飛上天》這一系列的作品總共有 15 篇，最初是 1975 年嚴友梅為臺視兒童電視劇所編寫的劇本。後來，她將其中 12 篇改為科幻童話，在 1986 年 10 月起開始在《兒童的》雜誌發表。」然後，就一直等到了 2005 年 7 月才正式出版。一次綿延的創作過程，一部兒文出版史上的補遺之作。

《飛上天》，一本舊作新出的「出土寶藏」！

雖說我心中期待能讀到新作的渴盼，只是一個「美麗的錯誤」。不過「新瓶舊酒」，《飛上天》仍然是作者的精製佳釀。

故事說的是地球上的三兄妹：10 歲的男孩一果、8 歲的男孩二果、6 歲的小妹妹三果，意外的離開家，在金夢星上經歷了一段奇妙之旅。主角離開自己的家鄉，在外地展開一段冒險的旅程，是童話習見的一種類型。一般來說，當作者要借用這樣的形式，通常多會附加上一層寓意，或加上一種特別的想像。嚴友梅在《飛上天》中加入的「背景新意」，是讓三兄妹進入了一個充滿科幻趣味的世界——金夢星。在這裡，嚴友梅創造了一個有趣的科幻世界。金夢星人外型奇異，有三根手指，雙腳細長如繩線，平時不用進食，吃「代食丹」就能解決三餐。他們住在塔屋，這種房子不僅可以任意旋轉方向，自動調節燈光，還可以摺疊起來帶著走，搬家超方便。出門呢？有碟車。這些碟車還能停在超音速公路上，一動也不動，卻依然跑得飛快——因為是車不動，路動！一條馬路就是一條路帶，轉得飛快（這種原本只出現在成人科幻小說裡的路帶，在童話中登場，這應該是第一次吧）無數的科幻道具不斷登場，為這本童話，設定了一種奇特的氣氛。



▲ 圖片取材自《飛上天》頁 173

在這個科幻的背景下，嚴友梅的語言仍然是童話的，講述的故事主題仍然是傳統人性中的真善美。全書分 12 篇，除了首尾兩篇分別交待了三兄妹離開與重返地球的過程。中間每一篇，都有一個獨立的故事。我們不妨先看看這些篇名：白影俠、怪蝶、月光晚會、月亮掉下來了、長髮樹、三腳魚、傻子國、影子國、黑洞、智慧果、彩色大戰、大地震。是不是

每一篇都像浮現出一個童話的想像視窗？每一篇都預示著一個神奇的故事開展呢？在這些有趣



的童話劇情中，我們不時都能讀到作者的弦外之音。例如，在〈智慧果〉這篇故事中，一群人想到快樂山上去摘智慧果，一路上遇到了砍柴的老樵夫（電鋸一按什麼都OK的時代，為什麼還有人想去砍柴呢？），跟著長髮姐姐學習怎麼編織彩色的花環，最後還碰到一個石頭爺爺，背著石頭袋子，一邊走一邊丟石頭，說在丟煩惱呢！結果，一夥人好不容易上到了山頂，卻發現根本沒有智慧樹，更別說智慧果了。（哈，智慧究竟在哪裡呢？這可真得想一想！）

又例如，在〈長髮樹〉裡，小博士研究的「動植物交換特性」，不但讓長髮樹變成了長髮姐姐，又讓一群小朋友變成了「人樹」。藉由「樹變人」、「人變樹」的實驗，讓故事角色交換了一下身分，感覺一下對方的心情。讓大家都能產生同理心，也帶出一些省思：植物變成動物會快樂嗎？動物變成植物又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？從而更珍惜自己。

除了鋪陳暗寓的主旨之外，這本書也不乏令人會心一笑的幽默插曲。例如，在〈傻子國〉裡，便出現了長得一模一樣的服務生泡沫和水滴，一個送菜一個收菜，速度快到令客人吃不到菜，而且丈二金剛搞不清楚狀況，便寫得逗趣好笑。

這本書中，除了三位小主角之外，還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配角。例如，匆匆來去的白影俠、愛當指路標整人的大嘴鳥，整天「叭叭叭！」的喇叭雀，「咕兒瓜！」的笑蛙，老是愛生氣、愛錯怪人的怪蝶，想穿皮鞋的三腳魚……造型很有創意，性格也很突出。即使是兩個串場的大壞蛋黑丁、黑丙，也有一些趣味的戲份。

嚴友梅曾說：「我寫童話，因為我愛這個世界；我太愛世界，所以我寫童話。」她認為「給他們（兒童）真的、善的、美的，給他們全新的愛，才是創作童話的真意。我寫童話的『模特兒』有三種：一、自己的心。二、孩子的臉。三、自然之景。心中有『真』而泛善，臉上有『善』而泛美，景中有『美』而泛真。」《飛上天》的確保留了這樣的想法和美質。在適當的地方也為小朋友點出了知識，像是「水和鏡子都能照映出物體形象」、「光和影的關係」、「認識色彩的調配原理」等。以今日的眼光來看，《飛上天》難免有一些老童話的味道，某些情節上的轉折也稍顯輕易了些。但在當年，相信它一定充滿了新意。

1975 年發想的作品，十年後發表為文字，又二十年後結集出版。《飛上天》的出版過程真可以說是少見的「源遠流長」。我忍不住想：如果這本書，能在二十年前就順利出版，那該有多好呢！